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七十六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八　宋　衛湜　撰

儒有一畝之宫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鄭氏曰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宫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

日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

孔氏曰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宫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鄭註五版為堵定十年公羊傳文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篳門柴門蓬户謂編蓬為户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户甕牖牖窻圓如甕口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

君應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猜疑有言而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求進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為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為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為貧二者不可亂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篤窮至於是而不悔

也上之禮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也為其多聞歟則天子不名師為其賢歟未聞見賢而名之也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葢事道非為貧也上苟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者也不輕進以求合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强聒而不舍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葢為貧者非事道也二者儒者仕之大分不

可亂也

江陵項氏曰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檀弓曰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詳其辭意則宮以地基言之室以屋廬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一畝之宮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為堵環堵之室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版而已上答之不敢以疑者以其自信之篤也上不荅不敢以諂者以其懷忠之深也

山陰陸氏曰上苔之不敢以疑不敢以疑求試也上不荅不敢以諂不敢以諂求合也

金華應氏曰上荅之不敢以簡傲自取疎疑上不荅不敢為佞媚以自求諂合所謂疑者若踰垣閉門之類是也劇秦美新可謂諂矣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

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鄭氏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為身

孔氏曰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楷法式也雖危起居雖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能終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

藍田吕氏曰儒者之自信有義理存焉人有知不知吾所恃者尚論古之人而有合也時有遇不遇吾所守者不喪乎本心也志有行不行吾所存者不敢忘天下也三者義理之所在故儒者信之至於窮不悔達不變自信之篤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尚友於古人求為法於後世知之事也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之事也雖危起居

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故儒者自信之篤凡以有憂天下之心主於仁義而已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者中庸所謂行而世為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相與而為比暗相結而為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

奪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

石林葉氏曰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廬陵胡氏曰稽猶考也古人與稽考古道也適之也適弗逢世所之與世左也猶若也若將不忘百姓之病言其志若此也

晏氏曰所可危者吾之起居之迹耳曾不知吾之志則確乎不拔奚可移之哉雖然危我者非良民也讒諂之民爾安可以讒諂之民而忘其良民哉是必終信其志不可忘百姓之病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

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寛裕有如此者

鄭氏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徳則不足也美忠信法和柔毁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

孔氏曰淫謂傾邪也人有忠信則己美之人和柔則己法之見賢思齊是慕賢況愛一切是容衆方謂物

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謂屈已同凡

藍田呂氏曰儒者自信之篤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學至於安則其生不可已故博學而不窮其德可久故篤行而不倦窮不失義故幽居不淫達不動心故上通而不困用至於熟則從容而有餘力行至於和則與物同而不流故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皆至於安

然後沛然而寬裕也忠信之美以忠信為美者也優游之法以優游之事為己法也毀方瓦合以與物同也陶者之為瓦必圓而割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義取諸此

嚴陵方氏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博學而不窮然後篤行而不倦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不困言才有餘而不至於乏之語曰禮之用和為貴葢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不言

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寛裕言之故也充實之謂
美言有忠信以充實乎其内故曰美制而用之謂之
法言能優游以制用乎其外故曰法毀方則不與物
忤瓦合則不與物乖
山陰陸氏曰學博矣非寛裕不能不窮行篤矣非寛
裕不能不倦幽居而不淫所謂不慙於影是也上通
而不困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禮之失煩唯寛裕故
能和毀方而瓦合者行不見於崖異心無愧於俯仰

石林葉氏曰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内優游之法遜接於外充實於内故尊賢而慕之優游於外故愛衆而容之慕賢則能毁方而為圓也容衆則能瓦合而為同也自博學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為寛寛言其畜德也自禮之以和為貴以至毁方而瓦合皆所以為裕裕言其容德也

横渠張氏曰毀圭璧之圭角以與瓦礫合也

廬陵胡氏曰方猶方命虐民之方孔氏曰毀已之方正非也方正何可毀也瓦合陳湯云烏孫瓦合是也孔云瓦器破而相合亦非

晏氏曰毀方則用圓以周旋猶珠之走盤也瓦合則委曲以相就猶瓦之覆屋也自非寛而不猛裕而有容何以致此

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

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鄭氏曰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

孔氏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子不辟怨若祁奚舉讎儒者欲舉人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也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此推賢達士惟苟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藍田吕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為度者也寛裕之至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辟謂之公而實私也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祁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忘乎親讎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忘乎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

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唯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已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嚴陵方氏曰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真才故雖親也亦在所稱不以一心之私忿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在所舉程功者程其功之優劣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以利國家為心而不徼舉賢之賞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鄭氏曰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孔氏曰此明儒者任舉同類前經謂疏遠者此經謂親近者遠相致遠相招致也

藍田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

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待天下之士推賢而後舉樂與同天下之治者也朋友則非特是也必同其好惡故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必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嚴陵方氏曰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

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

馬氏曰久相待也雖久而不忘遠相致也雖遠而不遺孔子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久相待之謂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

者

鄭氏曰麤猶疏也微也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不臨深而為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

孔氏曰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謂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世治雖

羣賢並處常自重憂世亂亦不沮己之志位雖同而行不善則不與親合彼雖與己疏異所為則不非毁之身所特立獨有此行故云特立獨行也

藍田呂氏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然在己者未正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澡身浴徳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嘉猷於内爾乃順之於外也書曰嘉言罔攸伏伏者閉而不出之謂也静而正之者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

麤而翹之者其事君也以其事之麤者徼發其端而為之兆兆足以行則進而無已不足以行則去之孔子所以未嘗終於三年淹故曰又不急為也所以事其君者先其未發而止其為惡先為之兆以嘗其為善此衆人所未識也所以治於已者有若無實若虛不自高且自多此衆人所不能也所以行於世者無治亂之異所以接於人者無同異之間一於義理而已此衆人所不為也蓋特立獨行所以異於衆人者

如此

嚴陵方氏曰澡浴皆所以致其潔而已有德者必有言故繼之以陳言而伏也伏謂伏聽君命之用否也静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蓋同乎已者不必善異乎已者不必惡同而與之則譏諂面諛之人至矣異而非之則直諒多聞之

友去矣是又見其行之不與物羣也故兼以獨行言之

山陰陸氏曰陳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當伏其旨静而正之上弗知者孟子三見齊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也麤而翹之者諫有精有麤婉而微激之謂精麤而翹發之為麤孟子曰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謂之磯也又不可急為也夫如是豈可以遽哉不以彼深故自上臨之以自為高不以彼少故自

下加之以自為多

石林葉氏曰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顯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悟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者諫已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為高惡自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為多惡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己者或鄉原也公而弗與異於己者或行怪也惡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蓋如此也

晏氏曰澡身者潔其身而不汙於世俗爾若莊子曰澡雪而精神是已浴德者清其德而不汨於嗜慾爾若莊子曰疏瀹而心是已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矣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世治則人皆務進而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人皆自屈以辟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困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特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

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為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固異矣自立者以對人言之也特立者以對衆言之也

金華應氏曰世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諸國舉世所是而不輕狥舉世所非而不輕棄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仕諸侯慎靜而尚寛強毅以與

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鄭氏曰強毅以與人不苟屈以順之也君分國以禄之視之輕如錙銖八兩曰錙

孔氏曰此明儒者志操規為之事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知服謂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淩跨前賢也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不與人為臣不求仕宦但自

規度所為之事

藍田呂氏曰不臣者不傳質為臣也不事者無常職以食於上也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雖有臣之名而不執臣之事非策名委質者也故君有饋焉曰寡君則君猶賓之也為庶人者不傳質為臣則不見蓋可役於君而不可見也此不臣之義也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事事者也立乎人之本朝而恥道不行事道者也事道者道

不行則不仕事事者不為貧則不仕不仕者亦庶人也君之於民也固周之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此不受之義也不臣不仕皆事道者也慎靜而尚寛則有度也強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則所以事道者無慊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故雖分國而受之視之如錙銖之輕其規摹之大所為之不亂皆所以事道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臣則事之可知謂之事則不必臣焉此重輕之別莊子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葢此意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故雖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事也進退之節如此然進非汲汲退非悻悻故繼之以慎靜而寛也強所以自勝毅所以致果皆立己之道也立己而已或至於絶物故繼之以與人則於物無絶矣學雖貴乎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讀聖而庸行矣故博學又貴乎知服德性内也君

子之所尊文章外也亦近之而已廉猶陛之廉隅猶城之隅皆有分際則以況君子之不苟合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修治之謂也不失所為而有常規故曰其規為有如此者

馬氏曰服與中庸所為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學之期行之也知服則知行也青與赤為文白與赤為章文章猶美德見於外也近文章則不至於鄙野矣

山陰陸氏曰愼靜往往失之狹各強毅失之拒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不知服近文章之過也就藪澤處閒曠釣漁閒處無為而已矣此不知砥厲廉隅之過也

晏氏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愼靜而寛者以仁而盡性強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服者以知而窮理近文

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厲廉隅者内有修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為臣詘道而入仕矣質為本文為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廉隅而言砥厲者欲磨礱而成君子之器爾

建安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藴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

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五峯胡氏曰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金華應氏曰案十六條中曰自立曰特立獨行曰剛毅此數條居其半大抵皆以難進易退為高而不慮其過於強矯也葢儒者之立身以氣節為主氣節不立而學問雖富亦不足觀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孔氏曰方法也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

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並立謂同仕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毁之已則不信也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朋友所為與已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以上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葢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藍田呂氏曰所以任舉其交友者則好惡憂樂與之同也然盡交友之分則理義必與之同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凡所謂同者理也義也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賢者能存而勿喪之故不患乎不同也合志同方則志同好矣營道同術則學同道矣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好同則同體矣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學同則信其行矣其行本方立者立行本其志之所同方也行同則學同矣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同斯義以進退也進退同則同好矣交友之分至於無一不同者學一

於理而不惑也

嚴陵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為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況交友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以是而已

馬氏曰方者道之所也志在於道唯合志故同方術

者所資以適道唯營道故同術營道方將入於道故以術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同方言同所向同術言同所由易曰方其義也蓋義未有不因方而立者

晏氏曰合志同方言趨嚮者同也營道同術言修為者同也方言趨嚮之地術言修為之業語曰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也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向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修為者一致矣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故並立則樂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故相下不厭流言止於知者如曰曾參殺人若顔回者豈信之哉故曰聞流言不信機在内故欲其圓而能應行在外故欲其方而有守執規司春者主乎仁執矩司秋者主乎義故曰其行本方立義易曰義以方外是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然後足以為友故義同而進不同而退也同方同術者講習之友並立相下者相成之友不信流言義同

而進者同德之友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鄭氏曰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仁而為説仁聖之次也

孔氏曰温良之性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

動作必寛裕遜接謂遜以接物禮節是外貎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悦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體天下之公加之以中心惻怛之意儒者之學學此而已爾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君子之學非仁無為欲稱其仁雖聖人有所不敢則為之難可知矣質之温良者可與為仁故曰仁之本行之

敬慎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摹寛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習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也故為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為仁之文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至於和者也貨不為己則利與人同與人為善則善與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八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之實猶且不敢言仁則聖人之志存焉有聖人之志

存則可與入聖人之域矣
長樂陳氏曰周公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資仁以立也
大饗之禮備具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
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
仁為禮樂之本禮樂為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
有樂樂記曰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
貌故為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為仁之和貌外也
禮自外作故也和内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

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遠矣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孔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其致一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温良則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為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

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

山陰陸氏曰不求近功可謂寛裕矣若太王王季作周功在數世之後兼謂兼上十五儒易曰謙尊而光

讓未有不尊者也亦尊而後讓可言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妄之言無也言今

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此

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儒行之作葢孔

子自衞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

館之

孔氏曰命名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有常人

但遭人則謂之儒耳命之謂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

故哀公輕儒也杜預左傳注戲而相靳曰愧言加信

行加義是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是哀

公之言記者述而録之

藍田呂氏曰此篇總言儒行其別十有五自淺而至深而卒歸於仁以至於聖人不敢居仁之志幾於盡矣猶繼之以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者蓋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所以待儒之意常輕以利心量君子見其居富貴而有為則謂淫於富貴不知達則兼善天下見其居貧賤而有守則謂移於貧賤不知窮則獨善

其身也見其危行言遜則謂屈於威武不知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也葢儒者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無是衆物之可累也有是之累則隕穫充詘不能免謂之有德可乎此卒章所以申言之也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則儒之不同久矣衆人之命儒見小人之儒也若君子之儒則衆人所不識也小人之儒也為人君子之儒也為已小人之儒也以文君子之儒也以實以文對實以為人對為已則小人

觀美而近名君子闇然而難知且將以遠大為迂濶以高明為無實以遠勢利為詐以守禮義為簡指白為黒誣善為惡此所以以儒相詬病也如識乎君子之儒者且將矜式之不暇又何敢戲乎

嚴陵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相詬以言相病以行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終猶没也以時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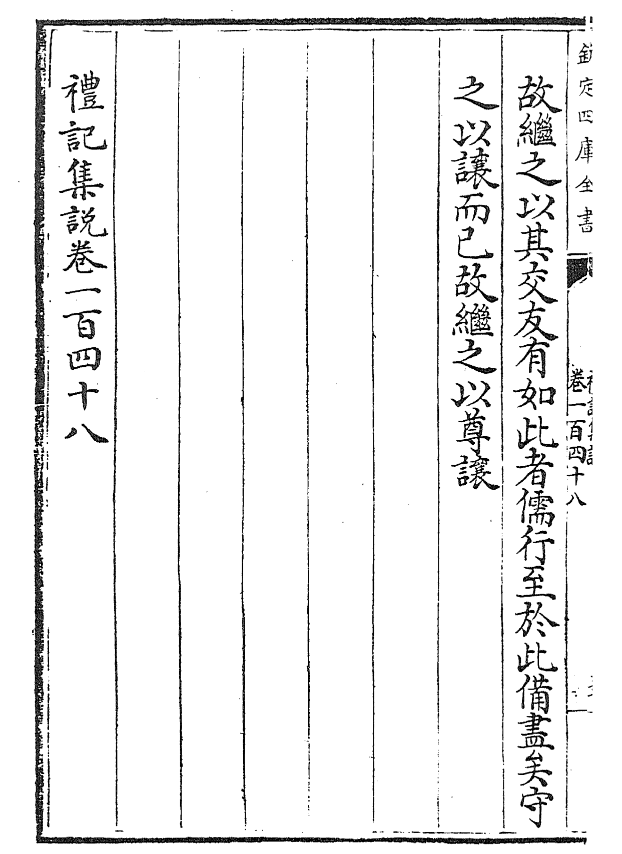
則曰終以事言則曰沒

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慁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慁君王者不為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閔有司

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衆人之命儒也妄為其非真儒也故或慢駡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楊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

山陰陸氏曰隕不穫也充不詘也言雖不隕於貧賤亦不穫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詘於富貴儒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曰自立五事所以修身也而修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貌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豫故三曰備豫近人矣又惡其

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前言於道能自立此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無憂思故繼之以憂思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為之也故繼之以舉賢援能舉賢援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援也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獨行如是雖不仕吾弗愧也故繼之以規為凡此雖在我亦交友之力也



故繼之以其交友有如此者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以讓而已故繼之以尊讓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八

謹案卷一百四十七第四頁前一行丘不知儒服刋本脫不知二字今增

第十頁前二行維民之則之則刋本維訛為據詩經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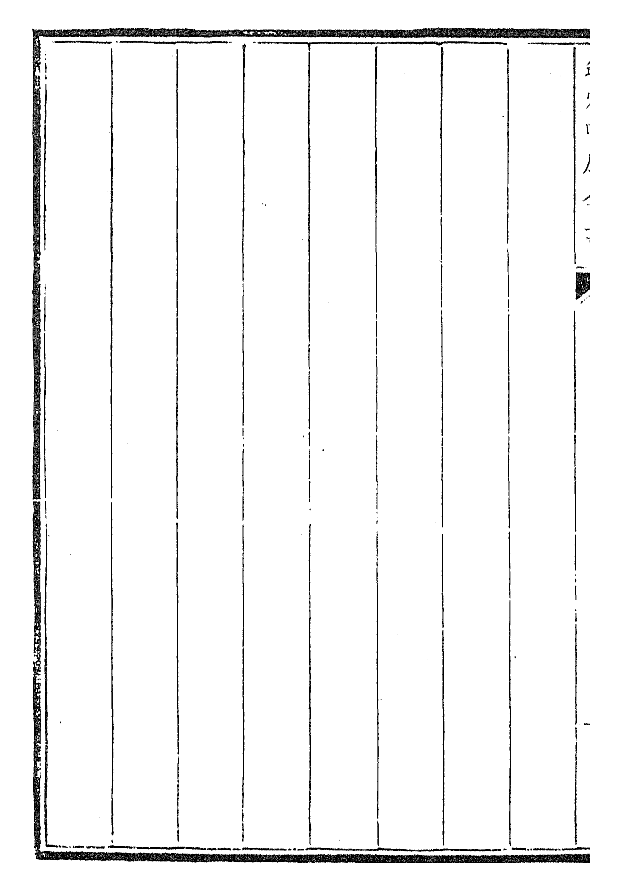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一行退以義也刋本以訛於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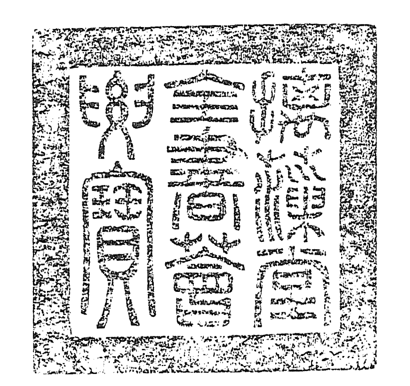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儒性剛倫刋本性訛信據註疏改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不淫不溽刋本溽訛辱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所謂忠信為舟是也刋本舟
訛周今改
卷一百四十八第十五頁前三行諫不顯而君未
悟也刋本悟訛悮今改
第十六頁後二行不臣不仕刋本下不字訛其據
監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則亦讀聖而庸行矣句疑有誤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聞流謗之言刋本流訛説據

義疏攷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錢球

謄録監生臣康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九　宋 衛湜 撰

大學第四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别録屬通論

河南程氏曰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或問伊川先生曰初學如何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今之學者賴有此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藍田呂氏曰大學之書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其序如此蓋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教藝也行也大學之教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於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躐等必由小學然後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於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者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子夏之門人從事乎灑掃應對在聖人亦莫不然恂恂便便曲盡於鄉黨

朝廷之間勃如躩如襜如翼如從容乎進退趨揖之際蓋不如是不足謂之成徳矣後之學者窮一經至於皓其首演五字至於數萬言沉溺乎章句詁訓之間沒世窮年學不知所用一身且不能治況及天下國家哉此不及乎大學者也荒唐繆悠出於範圍之中離於倫類之外慢蹤親戚上下等差以天地萬物為幻妄視天下國家以為不足治卒歸於無所用而已此過乎大學者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且不行秦漢

之弊政薄俗陋百世而不革楊墨莊老之道肆行於
天下而莫知以為非魏冠博帶高談闊論偃然自以
為先生君子誣罔聖人欺惑愚衆皆大學不傳之故
也
延平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户其取道至徑故
二程先生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
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率以

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大學之書其聖學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之所知也

涑水司馬氏曰夫離章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曰大學

新安朱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知之性然

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叡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

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以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彞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

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
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
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
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

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

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經傳之旨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散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又曰聖人作大學便要使人皆

入於聖賢之域　又曰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

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

象山陸氏曰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

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是格物之方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鄭氏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氏曰章明己之明德親愛於民止於至善之行大學之道在此三事也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心定無欲故能靜靜故情性安和情性安和故能思慮於事能慮然後於事得宜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

河南程氏曰明德者明此理也　又曰親當作新言既自明其德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伊川　又曰

至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

又曰止於至理反己守約是也　又曰止於至善如

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之類非謂務觀物理於外泛然

如游騎無所歸也　又曰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此成

德者之事也明道　又曰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

非是別將定來助知止也　又曰得而後動與慮而

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者慮則未在

己如手持物知其不利　又曰人之學莫大於知本

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伊川

藍田吕氏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窮理盡性而已性者合内外之道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人倫物理皆吾分之所固有居仁由義皆吾事之所必然物雖殊類所以體之則一事雖多變所以用之則一知此然後謂之明明則窮理者也至此然後謂之誠誠則

盡性者也在明明德者窮理以自明其明德者也在
親民者推吾明德以明民之未明所謂先知覺後知
先覺覺後覺者也己則不明而以明民則不知自明
其德而不以明民則不仁二者皆非大人之事不可
與窮理盡性者也在止於至善者所謂誠也善之至
者無以加於此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止
者皆善之至者也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

其所以止於至善則一也蓋學至於誠則天之道也
非有我之得私也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雖善不足以名之然天下之善何以加此故所止者
止於是而已人之所以不定者以其不知所止而已
猶行者之未得舍則不能不求其他故人莫不欲知
所止所止未在於至善則終亦莫之定矣夫學至於
誠則莫非天道之自然盛行不加窮居不損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可以不勉不思自中於道豈容人之智

力措於其間哉知此則其心定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則無所事故能靜無所事則莫非吾分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故能安安則有諸己而不去然後可以用之而謀慮生焉以此謀慮則未有不得者也窮理則本末終始莫不有序昭然成列而不可亂也知天下皆吾體也則不得不以吾身為本以天下為末知盡性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為主則不得不以致知為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終知此則可以進道

故曰近德至此則與道為一夫何遠近之有哉

延平楊氏曰大學之道必知其所止知止然後能定不知所止而欲應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　又曰古之善學者必先知其所止然後可以漸進若倀倀然莫知所止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也　又曰自致知至於慮而后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出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

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敎者所及也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末之有也為經第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更考經文以為序次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明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
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
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
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
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
謂得其所止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

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五行陰陽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必是氣之聚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知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百骸九竅五藏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

正謂是也然以理言之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
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
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
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
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而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
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
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以為堯舜能參天地贊
化育者亦不外是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

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知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知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小不明其所不及乎此則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人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

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其本體之明得之於天蓋有終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愚之極而介然之頃而吾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思其所發

以啟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反之於身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全其本體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

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知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

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

修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旨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

民者又有耽嗜空寂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繆者鮮矣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

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

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

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涑水司馬氏曰明明德所以脩身也新民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君子學斯二者必至於盡善然後止不然不足謂之大學也定者能固執於至善也靜者不為紛華盛麗之所移奪也安者悅而時習之也慮者専精致思以求之也得者入於聖人之道也

廣漢張氏曰在明明德成己也在新民成物也而成己成物非二致也又曰在止於至善此則合内外之

道會人物於一已聖學之淵源也所謂至善者其大極之藴歟蓋明德本也親民末也而本末一事也明明德始也止於善終也而始終一道也此聖學也知止是知所謂至善也止於至善是得其所止而天矣龍泉葉氏曰明德者人之本也治己待人遇事接物以至於死生變故之際皆有至明而不可亂者自衆人而視聖賢疑其所獨至者出於尋常知慮之外以為不可及而不知聖賢由乎天人之常理而無所加

損焉理無不明而學者必蒙自蒙以發明如雲霧之除膏火之光昏夜之旦日月之出光輝洞達表裏無間此大學之所以為明也利欲蔽之則不明私意亂之則不明可喜者誘之可畏者挫之與之為敵者障之先有所入者執之此其所以不明也明明德者去其所以不明而已在親民者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體同也況於人乎無不得乎吾之所同然者然而人之常情私己而異人其外特為同耳而好惡向背交

際往來之間蓋有丘山之崇江河之深不啻若秦越之扞拒者况欲其體萬物為一身天地為一性乎夫是以相戕相殺海内横於三綱九疇隳壞亡滅之禍皆起於此故學莫大於親民反而合之默而驗之推而通之擴而同之人之與我不相近者幾何知此則能親民矣親民則天地萬物之體可見矣然必至其所止而後可以行必知其所止而後可以學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聖賢所止之

地平易正直廣大堅實滿足於其間而無憾所以能終身由之而不息者其地至善而不可易故也過此則蕩不及此則野觀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所止則可以見至善之所在矣學者最患於私止而意行之故雖有所止而非善也三者皆大學之要道也而以知止為先鳥止於巢獸止於丘魚止於淵物未有無所止者也未有非其所止而可以强止者也行路者必先定其所止所止既定雖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焉

學不先求其所止則終身之所行者為何事日夜之所講明者為何說是故莫先於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則向之馳鶩者息矣向之嗜玩者亡矣向之往來上下欲進而不能欲退而不決今皆隱然得其所定矣定而后能靜則非對動之靜靜而后能安則非求息之安安而后能慮則非役物之慮慮而后能得則非妄意之得夫是以物見其本末事識其終始辨内外之分審先後之序則德可明民可親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而行於萬物之所同然故曰莫先於知止也

范陽張氏曰知止而不已則此止變而為定止猶似用力也定則不用力而深於止矣定不已則動靜由我而不由人欲莫易乎動莫難乎靜吾欲靜則靜耳何難之有故謂之能靜

山陰陸氏曰若後世學者舉皆躐等生未足知而語死人未足知而語鬼神譬如一葉之在江湖也信風漂流莫知所届矣慮而后能得書曰弗慮胡獲此之

謂也

建安真氏曰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禀之氣不同有禀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為聖為賢有禀得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為中人全禀昏濁之氣者則為愚不肖此所謂氣禀所拘也及生而為人既有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為其所乗遂流於不善而所謂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

也人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又曰大學之止至善正是孟子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功夫到此已是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横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蓋化則不可用力矣　又曰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為君

己仁為臣已敬為子已孝為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又曰定靜安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工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揺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霅川倪氏曰學者之功用不過修己安人而已明明德所以修己也親民所以安人也兩者皆欲止於至善也惟人萬物之靈具秉彛之性未有不明者至於

昏則物欲有以蔽之譬之於鏡聖人之明德鏡之無
塵者也然猶曰明明德者鏡無塵矣更加以磨拭則
愈明矣親民者伊川讀親作新以下文作新民為證
朱氏祖之然先儒皆不敢改蓋於民言親自有義親
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親近之義也孟子曰
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為民父母視民如子
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於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
民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

皆親民之義至善者善而又善進進不已至於大善無地可進乃為至善止者至於其極無進地則止矣然學以知為先先知之而後能行先知可止之地則有定向矣有如所立卓爾之有見其所有之實則可以為準而後吾心定自此以下言能者必加學力而後能之也物之本則自脩身以上者也物之末則自脩身以下者也事之宜終者則當治之於其終事之宜始者則當行之於其始物之本事之始則所當先

物之末事之終則所當後自本及末順而言之也因終原始逆而推之也　又曰以首章言之明明德者先也親民者後也自三章言之致知格物者先也治國平天下者後也

晉陵喻氏曰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皆自然而然也非一日而止二日而定三日而靜也

錢塘吳氏曰明德者得於此心之同然本自昭明所謂昭明有融者也明明德者所謂自昭明德也人之

生也均有是德感物而動或為所蔽非有格物之學以致其知則是德無由而明此大學之道所以在明明德也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考諸孟子學記其義本明孟子對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先言人倫明於上次言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即下文所謂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

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學記曰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化民易俗言其新也近者悅服遠者懷之言其親也由學記之言觀之化民易俗豈非孟子所謂新子之國者乎近者悅服遠者懷之豈非孟子所謂小民親於下者乎則知新者親民之效也親者明明德之驗也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所以繼以在親民也夫

新定邵氏曰明明德者成己之事也明德之上不假他語徑以明之一字重複言之則知至明之德已所自有君子非能有所增加於此心之外也特明其明而使之勿蔽耳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是也新民者成物之事也味新之一辭則知導民有方化民以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所以為新民之道也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是也夫始於明明德已而新其民復繼之曰在止於至善何也蓋至善即明德新民極

致之地明德而未極於至善則其明為未周新民而未極於至善則其化為尚淺此總論大學之道在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繼此即言知止之在所先焉止者何至善是也至善者明德新民所止之地而吾宅心措躬之所也果知乎此則天下之事事物物皆由此出雖變態萬狀不能以惑吾之所見異議紛紜不能以奪吾之所得如此而后有定所見既定則道之本體不外此心心境內融寂然無際如此而后能

靜靜則日享恬澹之樂而無外馳之勞夫是以能安安則靈扃湛然常明而無物慾之蔽夫是以能慮慮則事之隱微曲折無不瞭然洞見矣夫是以能得知止者其本也慮而能得者其末也知止者其始也慮而能得者其終也

金華邵氏曰安靜慮得皆曰能而定獨曰有者蓋天下事物皆有定理惟無所止則自為遷轉今既知之則能有諸此而不失也若其他能乎彼始能乎此耳

物也知也意也心也以至於身與國家天下皆物也曰格曰致曰誠曰正以至於修齊治平皆事也其理雖一貫而本末終始自有次第惟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則由己以成物此道雖未可徑造然亦不遠矣道即大學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與事一也物固無非事事固無非物曰物則以形言之也形故有本末曰事則以理言之也理故有終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孔氏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

河南程氏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伊川　又曰知者吾之所固有因物有遷則迷而不知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物以致其知也　又曰格至也格物言窮理也但立誠意去格之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又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

至其理窮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皆窮理也又問格物者物物而格之乎將格一物而萬理皆知也曰雖顔子亦但聞一知十而已豈敢自謂如此及其達理之後則雖億萬可通矣學者須是徧求若能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伊川 又曰物不必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箇覺處 又曰所

務於窮理者非謂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非謂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知　又曰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　又曰或問格物是外物邪性中物邪曰不拘凡眼前無非物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也　又曰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則是已了復何可窮之有　又曰格物窮理非是盡要

窮天下之物所謂窮理也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則其他可以類推矣至如言孝須窮所以為孝者如何所謂窮理也如一事上窮不得即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斯可矣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理皆是一理至於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 伊川 又曰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又曰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

學之事也明道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立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又曰知至意須誠若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　又曰知之既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大學論意誠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后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

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誠意正心脩身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而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曰予以誠意可勉强且恁地說至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叡知怎生得他動容周旋中理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固執之非固有之也

未致知便欲誠意則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說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

便有欲嗜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才知得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年自別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行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是不知知至而至之幾之事故常至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

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或問今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先生曰只是不致知若致知則知識自當漸明不曾見一物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何以致知曰能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全在强勉伊川

濂溪周氏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

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斯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橫渠張氏曰一國一家一身皆在處其身能處一身

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又曰虛心則能格物格物則能致知其擇善也必盡精微無毫髮之差無似是之疑原始要終知不可易然後為至也　又曰致知在格物格去也格去物則心始虛明見物可盡然後極天下之慮而能思善也致知者闕　學之大本夫學之始亦必先知其一貫之道其造則固有序也格物

外物也外其物則心無蔽無蔽則虛靜虛靜故思慮精明而知至也

涑水司馬氏曰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

失節之臣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迫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顔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不覺露之霑衣皆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汩之則俛

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肴目況富貴之汩其志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茵蓆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白黑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

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
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
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
藍田呂氏曰致知在格物格之為言至也致知窮理
也窮理者必窮萬物之理同至於一而已所謂格物
也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生
死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
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人物為一孔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知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此一也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故大學之序必先致知致知之本必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然後為至一物之不至則不能無疑疑存乎胷中欲至于誠不啻猶天壤之異千萬里之遠欲卒歸于道而無惑難矣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知之至也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心不惑而得所止心不

感而得所止則意誠矣故曰知至而后意誠意誠則慎獨慎獨慎獨則不為異端所移不為異端所移則心正矣故曰意誠而后心正身者視聽言貌之謂也心正而視聽言貌之不正者末之有也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有是心也則未有不謹於禮故曰心正而后身脩自身脩而上在己者也自家齊而下在人者也合内外之道則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無遠近之間無彼我之異特施之有先後而已意誠身脩則

德諧頑嚚矣家有不齊者乎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妃以及妃子以及子舉斯而加諸彼國有不治者乎國與天下小大之間爾推是心也無所往而不可此所以天下平也及人之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自脩身始有諸已而後責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已則不脩而責人之脩可以力服而不可以心服此末世之所以不能治也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管仲所以知公子開方奄人豎貂易牙卒不忠於桓公也

故本末先後之序天地也父子也君臣也差之毫釐則天地易位違道逆理則必至於大亂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知此則近道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也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格物必至於知至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誠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問理須物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通則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思其窮理之本歟又曰明道

先生教人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寳須先辨認得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黄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纔有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后知至知至然后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道理無一毫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内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

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延平楊氏曰致知在格物言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於正心誠意遠矣　又曰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而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

非物也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心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至矣乎知至矣則宜其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不可禦也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　又曰夫聖人人倫

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悌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之所日用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又荅胡處晦書曰示喻欲持忍字某竊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

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人避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有為不善者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遊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又曰自脩身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

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之也然則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源乃在乎格物推之而已若謂誠意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甞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或問曰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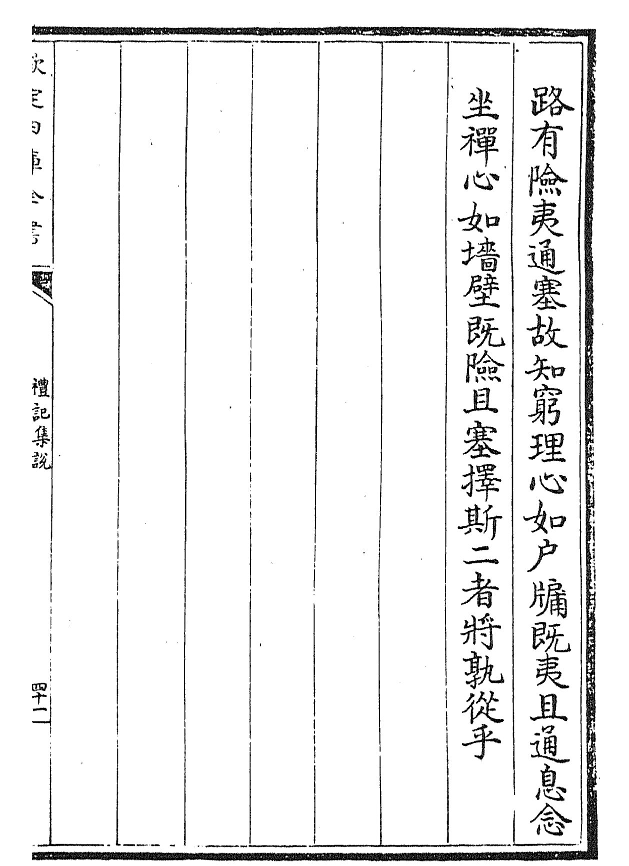
心正得心其效自是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髪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便敢道心已得其正否此須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於平天下也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顔子只顔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如此如顔子者如何做得　又曰正心到寂

然不動處方是極處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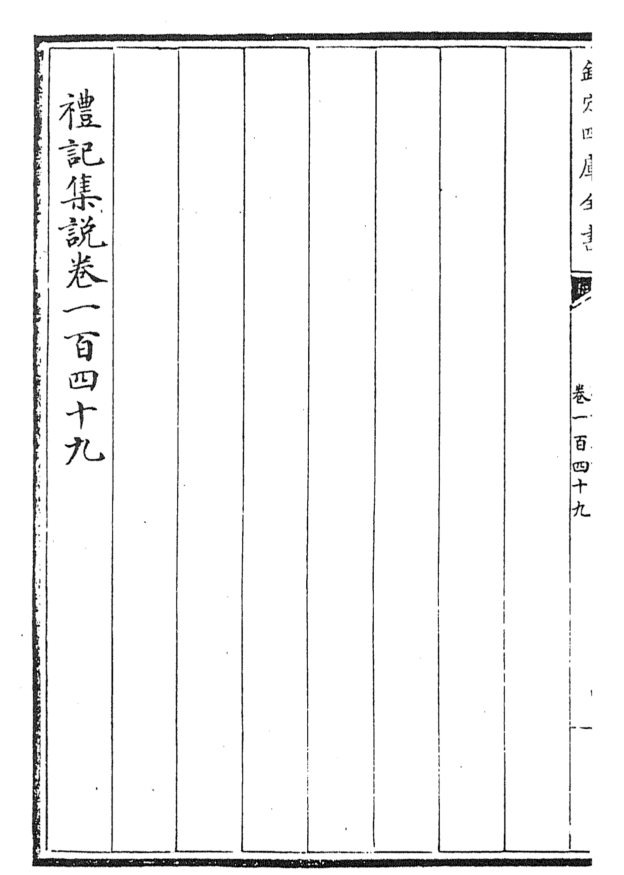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曰格度也猶曰品式也所謂物之則也又曰夫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中人所可能者一以貫之知之至也非上知不與焉是故以子貢之明達猶疑於其師以為多學而識之也且置是事而以致知格物為先物物而察則知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然物物而察者又豈逐物而不

知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為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强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察於雲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日月通晝夜也察於尺蠖明屈伸也逺察諸物其略如此察於耳目身舌克私心也察於辭貌顔色尊德性也察於灑掃應對無本末也察於心性四體養浩然之氣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無所不在者理也無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則心與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備反身而

誠則心與理不違故樂循理者君子也天地合德四時合序則心與理為一無事乎循矣故一以貫之聖人也豈易言哉釋氏雖有了心之説然疑有未了者正謂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也故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旅人也故無地以崇其德儒者則以致知為始以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脩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夫適千里者必得路頭而



路有險夷通塞故知窮理心如戸牖既夷且通息念坐禪心如墻壁既險且塞擇斯二者將孰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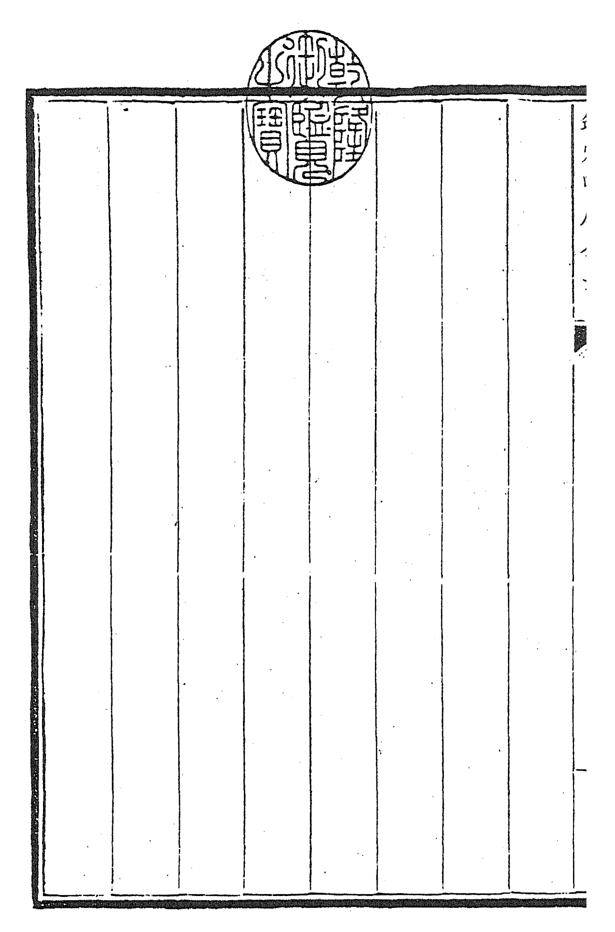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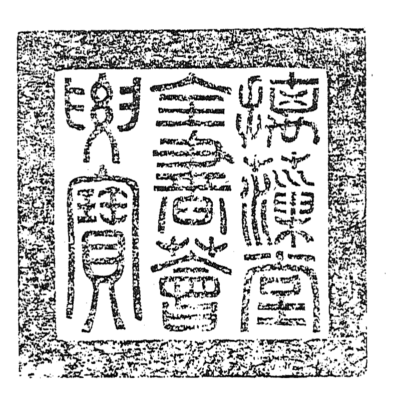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八頁後三行雖善不足以名之刋本名訛明今改

第十頁後七行静謂心不外馳監本作心不妄動慮謂思無不審監本作處事精詳

第十八頁前四行黙而驗之刋本黙訛黙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而吾宅心措躬之所也刋本措訛指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康偉